

## 序：重尋失去的時光

回憶錄 (memoir)，顧名思義，是一種個人的備忘錄，目的在於「重尋失去的時光」，以免被遺忘。然而，既然時光已逝，又如何重尋得到呢？我的回答是：寫回憶錄。

對我而言，回憶錄和自傳不同，自傳往往有時間前後次序，傳統的傳記都是先定一個年譜，自傳至少也有一種自然的連續性；回憶錄的結構可以自由一點，而且不必遵守嚴格的時間次序，文體可以包括敘述、獨白、自問自答、對話，各種各樣，像一部尚未剪接的影片。

回憶也是不可靠的，幾十年前的事情，哪裡記得清楚？而我的每一次回憶都是一種累積，把我當下的所思所想所感覺加進最初的記憶，同一個細節似乎都被添加了不同的「佐料」。往事時隱時現，有時在腦海裡閃爍發光，但大多時候更像一場夢，夢醒了，這些「似水年華」的片段也隨夢而逝。

我的這本書，我自己所定的基調是「遊學」，目的在於追憶自己的成長過程和漫長的求學經驗，並特別把在美國六間大學任教的經驗也和求學連在一起，美其名曰「遊學」，當然有遊走各地的含義，但指的是我如何在實際的經驗中學習。

我寫的是個人的心路歷程、個人經歷，回顧人生的各個階段——從出生到成長到老年的過程。德國文學中有一個類型：成長小說（Bildungsroman，或譯教育小說），我跟著這個模式，寫我的生命經驗，而不是歷數自己在學術上的成就。在本書第二部分「對話篇」中，張歷君會從跨文化研究的線索入手，進一步引出我對自己學思歷程和閱讀經驗的反思。

我生於亂世，1939年是一個可怕的關鍵年代：中國對日本宣戰，納粹德國進攻波蘭。我的父母親都是河南信陽師範的音樂老師，二人在日軍轟炸聲中結婚，一年後生下了我。我除了追憶父母和他們的年代之外，沒有再描寫我的家史。大多數章節都不離開個人經驗的心路歷程，我從中逐漸體悟出一點人生。

現在我已經進入老年，試問誰不追憶自己的似水年華？普魯斯特竟然為之寫出數巨冊的名著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（*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*，直譯是「重尋失去的時間」），還有王爾德的那本 *De Profundis*（我暫時譯為「從內心深處」），竟然把他對那位年輕的爵士的同性戀情赤裸裸地暴露無遺，連我這個非同性戀的讀者也感動萬分，於是在我的回憶錄裡冒然加上一章自己的「感情史」，也就是我的「感情教育」（*sentimental education*）。更不必提奧古斯丁和盧梭的《懺情錄》（*Confessions*）了。我以這幾本經典作藍本。

然而，我到底從生命的經驗中學到什麼？回答是：活到老學到老。現在我已經過了八十歲了，仍然參不透人生，距離孔子所說的「知天命」、「不逾矩」的最高智慧相距甚遠。不過，在我的漫長「遊學」經驗中，我有幸交到很多知心朋友，也見到不

少世界級的名學者，而且六十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年代：爭取黑人和白人平等、反越戰、吸大麻、留長頭髮，我雖然沒有參與，但和其他華人留學生不同，我是一個十分關心的旁觀者，甚至自稱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(cosmopolitan)。這些往事我都一一記在這本回憶錄裡。

回顧自己的大半生，我覺得自己畢竟是一個二十世紀人。對於二十一世紀，我沒有期望，只覺得我的二十世紀尚未完結，這本回憶錄，也是我為自己的二十世紀寫的備忘錄，並以此獻給我的妻子李子玉。

2023年3月29日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本